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陆

【黄易精品】



5
1



大唐双龙传

黄易◎著
陆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图字：23-2009-049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唐双龙传.陆 / 黄易著. — 昆明：云南人民出版社，2009
ISBN 978-7-222-06145-3

I. 大... II. 黄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9）第170433号

大唐双龙传 陆

黄易 著

策 划：英特颂
责任组稿：周 琼
责任编辑：吴 虹
 周 创
特约编辑：邱玲琦
责任印制：段金华
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	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经销	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开本	680×980 1/16
印张	248.75（全十册）
字数	5007千（全十册）
版次	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上海市北印刷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6145-3
定价	298.00元（全十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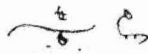
81921

序

從《破陣蠻歌》到《野抄記》，二十九年來的苦與樂，真的一言難盡。在《破陣蠻歌》以前，我從來沒有寫小說的衝動。中華會老前的大年時代，生活平且此調，打破苦悶的唯一辦法，就是軟硬交攻女刺客武俠。母親認爲我神志不清，無可救藥。我對自己明白，在那個不景時空同胞的書海中大死過，我得到了沒法從現實武俠課本中得到的啟發，擁抱地擁抱了我的視野和生活。排排和羅所會有的苦與樂，也早所不包在^①母親對我取得自強果證的父女情。

於香港^②之元節工作的十年間，我來小說題入家過，我像種了種新的作品。真真九級口命下我寫了《破陣蠻歌》，女刺客武俠的總集^③本了。這本集除了創作者和譯者的身分，但那會^④本港行營同業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來領我送從^⑤上上跑，對校傳臨海^⑥荷照流流^⑦的日頭，一船將輪正朝葵葵港港口。每一枚枚離離傳器的聲響流海，^⑧一在在總總的英斗^⑨。我不知無神輪在^⑩那好上取^⑪會成怎樣的滋味？我^⑫友^⑬屢^⑭樣^⑮不^⑯能^⑰了^⑱醉^⑲戰^⑳信。

由總信到今天剛好二十九年，做^㉑每^㉒做^㉓作^㉔在^㉕大陸^㉖整理^㉗出版^㉘，不^㉙由^㉚意^㉛能^㉜管^㉝事。今^㉞次^㉟的^㊱游^㊲學^㊳，^㊴可^㊵親^㊶上^㊷海^㊸一^㊹來^㊺時^㊻與^㊼書^㊽的^㊾表^㊿決¹律²先³生⁴知⁵他⁶的⁷團⁸隊⁹籌¹⁰謀¹¹策¹²劃¹³，¹⁴不¹⁵棄¹⁶我¹⁷讀¹⁸者¹⁹們²⁰的²¹好²²時²³，²⁴謝²⁵！²⁶謝²⁷！



12.2.2009

序

从《破碎虚空》到《封神记》，二十多年来的苦与乐，真的是一言难尽。在《破碎虚空》前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的行动。中学会考前的少年时代，生活平凡单调，打破苦闷的唯一办法，就是待在家中卧看武侠。母亲认为我是沉溺丧志，无可救药。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在那个不受时空局限的广阔天地里，我得到了没法从现实或课本中得到的启发，无限地开阔了我的视野和生活。接着是开赴会考的杀戮战场，出乎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料外，我取得超乎理想的好成绩。

于香港艺术馆工作的十年间，武侠小说陷入低潮，我遂移情科幻作品，直至机缘巧合下我写出了《破碎虚空》，我对武侠的热情又回来了，只是掉转了创作者和读者的身份，但那时仍未想过当全职的作者。一天，清早起来领着狗儿往山上跑，当抵达临海可俯瞰渔港的山头，一艘渡轮正拐弯驶进港口。这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宁静渔村，另一边是繁喧的城市。如果我不乘渡轮往那边上班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？就是这样我递了辞职信。

由递信到今天刚好是二十年，适逢敝作在大陆整理出版，不由想起旧事。今次的结集，全赖上海英特颂图书的袁杰伟先生和他的团队筹谋策划，还有是读者们的支持，谢谢！

黄易

2009.2.18



目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冤家路窄 | 001 | 第十章 | 杨公宝库 | 197 |
| 第二章 | 危机四伏 | 030 | 第十一章 | 库内有库 | 220 |
| 第三章 | 封门警告 | 055 | 第十二章 | 乃与君绝 | 239 |
| 第四章 | 年夜廷宴 | 082 | 第十三章 | 邪帝舍利 | 261 |
| 第五章 | 偷鸡摸狗 | 101 | 第十四章 | 杀出长安 | 280 |
| 第六章 | 智者千虑 | 120 | 第十五章 | 绝世高人 | 298 |
| 第七章 | 如履薄冰 | 138 | 第十六章 | 复仇之旅 | 322 |
| 第八章 | 否极泰来 | 158 | 第十七章 | 造化弄人 | 343 |
| 第九章 | 曙光初现 | 177 | 第十八章 | 难解死结 | 362 |

第一章 冤家路窄

寇仲回到沙家大宅，避过仍是宾客满堂的大厅，却在后院被二少爷沙成功截住，问道：“莫兄你到哪里去了？找你真辛苦。”

寇仲看他眼肚浮肿，目布红丝，猜他昨晚定是到青楼通宵狂欢，竟然这么“早”来找他，必不会有什么好事，先发制人道：“我才真的是苦。到长安后忙个天昏地暗，二少在睡觉时，小人却要摸黑入宫，等贵妃娘娘醒来为她治病，刚才又去为工部尚书刘大人的爱儿诊症，唉！看来我该是天生劳碌命。现在我非好好睡上一觉不可呢！”

沙成功一呆道：“但莫兄怎么也要帮我一次，唉！因为我已答应了人家。”

寇仲虽不喜欢他，却也没有什么恶感，苦笑道：“是不是尚美人儿呢？”

沙成功老脸一红，嗫嚅道：“尚未有机会见到秀芳小姐，这次是要请老哥你为风雅阁的老板娘看病。”

寇仲愕然道：“风雅阁是什么地方？”

沙成功道：“风雅阁是上林苑之外最有名的青楼，由青青夫人一手创设和主持。她的肠胃不时闹毛病，看来只莫兄有本领根除她的顽疾。莫兄定要帮我这一次。”

寇仲笑道：“二少是否对青青夫人有意思呢？”

沙成功搭着他肩头半推着他往后院门走去，赔笑道：“莫兄果然是明白人，不过我想的却是她的标致女儿喜儿小姐，她虽及不上青青夫人的万种风情，但亦非常迷人，莫兄见过便知我没有虚言。”

一辆马车恭候在后院门侧的广场处，御者见两人来到，忙拉开车门。

寇仲停步，深觉不解道：“以二少的身份地位，为何会退而求其次？”

沙成功靠到他耳旁道：“首先我还是初来甫到，摸不清长安的情况，其次是听说齐王正疯狂追求青青夫人，弄得现在谁都不敢碰她。哈！上车再说吧！”

徐子陵踏入挂着“同兴社”招牌的铺子，扬声道：“谁是老板，我有批货要运往余杭，有没有得商量呢？”

高占道雄躯一震，舍下客人，让其他伙计招呼，过来道：“余杭山长水远，老兄付得起钱吗？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找个地方坐下再谈吧！”

高占道眼中射出炽热的光芒，因他认出徐子陵的声音，忙道：“老兄请随我来。”

两人不再说话，朝内进走去，穿过天井，到了内院的偏厅，高占道把门关上。徐子陵揭下面具，高占道双目涌出喜悦的热泪，往下跪倒，被徐子陵一把扶住。

高占道沙哑着声音激动地道：“不见多时，寇爷和徐爷已成了天下景仰的超凡人物，我高占道和众兄弟能侍奉两位大爷，实是我们的荣耀。”

徐子陵大感受不了，苦笑道：“是否有人景仰我们还是次要之事，但想置我们于死地的定为数不少，坐下再说。”

坐定后，高占道问道：“寇爷呢？”

徐子陵答道：“他也来了，但一时不能分身，故没有和我一道来找你们。”

高占道摇头叹道：“两位爷儿要来长安的事，早传的街知巷闻，而谁都认为你们难以踏入长安半步。岂知两位爷儿神通广大至此，来了竟没半个人晓得。哈！杨文干、李元吉之流怎会是两位爷儿的对手？”

徐子陵道：“我们有点小运道而已！其他兄弟状况如何？”

高占道道：“幸好寇爷和徐爷来了，可以为我们做主，眼前我们正遇上很麻烦的事。”

徐子陵愕然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高占道道：“此事说来话长，玉成他们呢？”

徐子陵心中一阵抽痛，颓然道：“此事也是说来话长，是我们两个害了他们。”

想起此事，心中不由涌起对阴癸派强烈的仇恨。除了血债血偿外，再没有其他解决的办法。

来到风雅阁，给人的感受就像回到家中。不同于其他青楼，无论布局装饰，这里都像一般书香世家的宅舍，没有半点唯恐不够富丽堂皇的媚俗之气。大体上风雅阁是以四座四合院落组成，以庑廊分隔，从各合院的厢房望向中庭，都可见到花过一番心思的园林亭榭、小桥流水的美景。论占地面积，只有上林苑的四分之一，但胜在有脱尽烦嚣、似家居亲切的感受，尤受文人雅士的



喜爱。难怪能与斜对面那历史悠久、财大势雄的上林苑分庭抗礼。

马车在侧门外停下，沙成功扯着非常不情愿的寇仲敲门入内，启门的小婢道：“真亏沙公子请得莫先生大驾光临，青青夫人在东院恭候多时呢！”

寇仲见小婢颇为娇俏，心想有婢如此，其主可以想见。

沙成功因别有居心，对小婢着力巴结。但那小婢见寇仲貌丑，却有点不愿多看他半眼的样子。接过沙成功暗中塞到她手心内的赏银，一边领路，一边与沙成功打情骂俏。沙成功最见不得漂亮女人，立刻把寇仲忘掉，凑在小婢的耳旁絮絮不休地打关系，穿廊过舍地朝东院走去。

由于时间尚早，离营业还有三个时辰，院内只有几个婢仆在打扫清理，一片宁静。

寇仲跟在两人身后负手而行，乐得悠悠闲闲地欣赏大雪后的园林美景，心中却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似在什么地方曾见过相近的布置设局，可是一时却总没法想起来。他亦不以为意，因类似的感觉并非首次，就像在梦中留下来的记忆残段，明明是初到贵境，却有旧地重游之感。

到了东院的西厢房，俏婢再向沙成功抛个媚眼道：“两位大爷请在这里稍候，小婢去通知夫人。”

小婢轻敲房门，另一婢女把门推开，让她进去，沙成功探出贱手，迅速地往俏婢的丰臀捏了一记，俏婢嗔怪地瞪他一眼，才没入门后。

寇仲看得暗自摇头，沙成功退到他身旁，凑在他耳侧道：“莫兄是否第一次踏足烟花之地？”

寇仲装蒜道：“当然是第一次，我正是初见世面！再说我怎么花费得起？”

说时用足耳力，听到房内那小婢道：“沙公子带同那治好张娘娘的莫大夫来到了。唔！莫大夫的样子真不敢恭维，又丑又俗。”

青青夫人懒洋洋的声音响起道：“只要能治好我的病，管他是什么样子？且贪俊爱俏是我们最犯忌的，好看的男人多数没有好本心，我是过来人，对此知道的最清楚。”

寇仲心中惊讶，这青青夫人的声音他肯定曾在哪里听过，但尽管搜索枯肠仍想不到对方是谁。

沙成功又在他耳边道：“只要莫兄治好夫人的病，小弟会安排莫兄在脂粉丛中享尽风流，一切花费包在小弟身上，莫兄不用担心。”

寇仲心神不属，根本没听清楚他说什么，否则必会在心中大骂沙成功“色诱”的下流手段。

“吱呀——”门开，两个俏婢再现眼前，躬身请他们两位入内。寇仲心中忐忑，跨过门槛，进入厢房。房内分内外两进，以镂空雕花的两排屏风，分列左右分隔，变成一大一小两个相连的厅堂，内进的空间比外进大上近倍。青青夫人坐在内进的左端，被屏风阻隔，要绕过屏风，才能得睹她的芳容。

终于步过屏风，一位华服丽人正抬头朝寇仲瞧来，目光相触下，寇仲立时

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任他怎么猜怎么想，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她。

沙成功等发觉寇仲神色有异，讶然往他望去。

高占道露出悲愤的神色，好一会儿才平复点，道：“这么说，玉成他极有可能尚未遇害，但为何他不到关中来找我们？”

徐子陵不愿再思索有关段玉成的事，岔开道：“刚才占道说遇上天大的麻烦，究竟是什么事？”

高占道沉声道：“这要由关中地方帮会的形势说起。以长安论，最大的两帮两派分别是京兆联、长安帮和陇西派、关中剑派。由于天策府和太子东宫的明争暗斗，地方帮派亦因而分作两大阵营，变成京兆联与陇西派并为一方，听命于建成太子；长安帮则与关中剑派结盟，靠到李世民的一边。两大阵营随着天策府与东宫斗争愈烈，愈趋势如水火，终于波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小帮会。”

徐子陵讶道：“你们是属于哪个帮会的？”

高占道傲然道：“自三年前奉两位帮主之命到长安来布置经营，到今天我们在长安混出点名堂，这条街干水运生意的都唯我们同兴社马首是瞻。遇到一般小麻烦，软的不行就使硬的，大多数事我们都能应付；否则就请长安帮的仇老大为我们出面摆平，故一向与京兆联和陇西派亦相安无事。但五天前仇老大被突厥高手可达志蓄意挑衅而动手打伤，京兆联的杨文干更派人四处砸长安帮的地盘，吓得一向倚靠长安帮的小帮会人人自危，也不知杨文干会怎样对付我们。”

徐子陵皱眉道：“李世民难道坐视不理吗？”

高占道叹道：“秦王现在是自身难保。李渊不但偏袒建成，左右嫔妃又不断挑拨离间李渊跟李世民的關係。听说就在昨天，天策府的学士杜如晦遇上尹德妃父亲尹祖文，一言不合之下竟被尹祖文派人打伤，断了个指头，而尹祖文还恶人先告状，要女儿尹德妃在李渊面前，诬告秦王唆使左右殴打其父，李渊信以为真，不肯听秦王的解释下还痛责秦王。徐爷你说吧！在这种情势下，李世民哪还有能力去理会地方帮会的利益冲突？”

尹祖文就是在背后为明堂窝撑腰的人，可见太子党和贵妃党在互相奥援下，压得李世民动弹不得，只能坐看敌人势力不住扩大。只有徐子陵知道杨文干好景不长，因为李渊已晓得杨文干与石之轩的关系。

假如他和寇仲放手对付杨文干，李渊也绝不会干涉的。

问道：“眼前你们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？”

高占道道：“杨文干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，以长安另一恶名昭著的帮会渭水盟作爪牙，硬逼我们归附。今早我们接到通知，限我们在三天内回复，我们正为此头痛。”

徐子陵微笑道：“此事不难解决，其他手足情况如何？”



高占道欣然道：“一直以来听到两位爷儿闹得翻天覆地的事迹，众兄弟都非常振奋，日夜勤练寇爷和徐爷亲传的神龙八击，否则也挡不住关中的风风雨雨。奉义和小杰刚外出探听其他帮会的口风，两位帮主驾到长安一事，就只我们三个人晓得。”

旋又叹道：“不过小杰血气方刚，恋上风雅阁的红阿姑喜儿，弄得茶饭不思，真怕他误了正事。”

徐子陵笑道：“这种事在所难免，很快他就会觉醒过来。现在我先要弄清楚渭水盟的虚实和他与京兆联的关系，才可酌情处理。”

高占道大喜道：“有徐爷出头主持，这事当然可以迎刃而解。”

徐子陵心道若由他出头只会是自取灭亡，但由岳山或莫为出头，则将会是另一回事。

寇仲见到的美人儿，赫然是多年前在新安郡碰上的红妓青青。

当日他和徐子陵为躲避老爹杜伏威，躲进一所青楼避难，而青青则借他们掩护与情郎私奔，后来发觉那情郎目的只在骗财骗色，得寇仲和徐子陵仗义救了她和婢女喜儿，免遭不幸。不过当时青青并不领情，还恶言相向，以致双方在不愉快的气氛下分道扬镳。想不到青青主婢竟到了这里，还有声有色地经营出一间身价不凡的青楼，世事之难以逆料，此亦一例。

青青见他呆瞪自己，误会道：“这位该是莫先生吧！莫先生为何这么瞧着妾身，是否妾身的顽疾难以医治？”

寇仲回复过来，干咳一声道：“青青夫人的肠胃病是否起于四五年前？”

青青又惊又喜，愕然道：“先生果然医术如神，只看一眼立知妾身的病况。莫先生与沙公子请坐，奉茶！”

寇仲心中感叹，暗忖我当然知道。当年遇上她时，这美女健康快乐，现在则愁眉深锁，显是因当年被人欺骗以致郁结难解，身体亦因而出了毛病。只听她刚才随口道出对俊俏男人的看法，便知她对旧事仍耿耿于怀。

沙成功接过香茗，为寇仲吹嘘道：“我都说莫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神医，张娘娘的怪疾都让他治好，有什么病会是他医不来的？”

寇仲不想再听他的话和看他的嘴脸，道：“三少如不介意，小人想单独为夫人把脉看病。”

沙成功大感没趣，偏又毫无办法，只得和两婢退到外进。

寇仲坐到青青身旁，三指搭上青青的手腕，勾起往日的情景，叹道：“夫人此症来自心情郁结，致影响情绪和食欲，心病还须心药医，夫人有什么事看不透呢？”

青青被触及心事，苦笑道：“先生看得真准，难道我这病真没得医吗？”

寇仲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变成神医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凭小人的针术，或可解夫人一时之不适，可是病源不除，迟早会再度复发，难以根治。”

青青幽幽叹道：“先生尽力而为吧！就算根治不好我的病，妾身只会怪自己，不会怪莫先生。”

寇仲冲口而出道：“过去的事当作烟消云散算了，夫人何须仍耿耿于怀？”

青青娇躯一颤道：“先生晓得妾身以前的事吗？”

寇仲心中叫糟，始知自己一时忘情，泄露口风。

徐子陵把雷九指为他编造的身份说道：“我现在是山东的行脚商，专营绸缎生意，在西市有间和我素有交易的绸缎庄，还有落脚的处所。我用的名字叫雍秦，不但武功高强，且精通赌术，擅使的兵器是一对刻有‘雍秦’两字的精钢护臂。”

高占道叹道：“徐爷设想得真周到。不过真有什么事发生，徐爷绝不可使出真功夫，因为像两位爷儿的身手，天下屈指可数，一露真功夫，定会惹人生疑。不知寇爷现在的身份又是什么？”

徐子陵凑到他耳旁低声道：“他当然也像我有假身份、有副假的面孔，但你暂时还是不要让其他兄弟知道我们已来了长安。今晚你和奉义、小杰他们在这里等我们，我会和少帅来与你们商量大计。”

高占道精神大振道：“终等到这么一天！真希望明天可以离开长安。”

徐子陵讶道：“你难道对长安没丝毫好感吗？”

高占道嗤之以鼻道：“大唐皇帝的宝座早晚会落在李建成手上，这种地方有什么舍不得的。”

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。记起李世民曾说过恐怕李建成会是另一个杨广的评语，深切体会到被杨广暴政害得家破人亡的高占道对暴君的厌恶，正要说话，外铺传来嘈杂的混乱声音，两人愕然互望。

高占道霍地立起，双目精光暴现，显示出大有长进的功力，沉声道：“麻烦来哩！”

寇仲忙作补救道：“小人虽不知夫人身上发生过什么事，但凭小人的经验，夫人这种郁结病症该是因男女之情愆而来，可推想夫人该有一段伤心往事。未知小人有否猜错？”

青青呆望他的丑脸好半晌，幽幽轻叹，双目射出回忆神情，茫然道：“莫先生只说对一半，妾身是因做过一件忘恩负义的事，所以内心愧疚，只惜此事错脚难返。可能因为此事，患上先生所断出的郁结症。”

寇仲一呆道：“夫人曾把这事告诉别人吗？”

青青惨笑道：“告诉别人有什么用？只是每当妾身忆起此事，心情难再舒畅，又总是忘不掉。莫先生叫妾身该怎么办呢？”

寇仲放开三指，取出铜盒，笑道：“夫人若信任小人的话，请把事情说出来，小人可立誓为夫人保守秘密，说不定小人还可开解夫人，替夫人拔除病

根。”

青青呆瞧着他打开铜盒，取出一根灸针，道：“妾身有个奇怪的感觉，先生像熟知妾身往事似的，我们以前曾见过面吗？”

寇仲拈针的手轻颤一下，着她坐直娇躯，准确落针在她肩后的心俞穴处，此是心脏气血转输出入之地，在脊骨第五椎下。寇仲虽不通医理，仍知“心病”需从“心穴”入手，故下手挑选这个穴位。

真气随针输入。青青“啊”一声叫起来，神态动人。

寇仲柔声道：“我在等着听哩！”

青青摇头道：“妾身真的不想说，那会令妾身很痛苦的。”

寇仲一来心切救人，更因好奇，忍不住道：“那就让小人猜猜看，是否有人仗义帮了夫人的忙，甚至救过夫人性命，而夫人却毫不领情？”

青青剧震道：“你怎会一猜便中？”

寇仲明白过来，原来青青确因当年对他和徐子陵在救她后恶言相向的事，一直内疚至今。微笑道：“小人只是顺着夫人的口气和病情去猜度罢了！夫人请闭上眼睛，好好睡一觉，醒来后一切成为过去。小人敢担保夫人的愧疚是完全不必要的，因为你的恩人根本没有把事情放在心上；说不定你还会再与恩人重逢，彼此亲切畅叙呢？”

青青缓缓闭上美目，像个无助的小孩般道：“真的吗？”

寇仲内气输入，青青软倒椅内，沉沉睡去。

进来闹事的是十多名大汉，人人手持木棍，见东西便砸，见人就打，铺门外另有十多人压阵，由渭水盟的盟主符敌亲自率领，尚有京兆联派来的史成山和高越两高手助拳。在铺堂照料的有三位双龙帮的手足，以君子不吃眼前亏，寡不敌众下，往内退却。

高占道和徐子陵与在后铺的十多名兄弟涌进前铺时，铺内没有一件东西是完整的，连桌椅都不放过，全部砸个稀巴烂。众恶汉正往外退走，附近店铺的同行闻声而至，但只在远处围观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高占道喝止正要冲出铺外动手的兄弟，低声向徐子陵道：“是硬还是软？”

徐子陵大感头痛，道：“先看他们有什么话说。”

高占道微一点头，与徐子陵走出店外，厉喝道：“符老大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早才传来口讯，着我们同兴社要依你们的规矩纳款金办事，怎么不到几个时辰就来乱砸东西，一副赶尽杀绝的样子？”

符敌侧身斜眼一瞥徐子陵扮的黄脸汉，冷笑道：“不干事的闲人先给老子滚开。”

徐子陵见他如此霸道，无名火起，表面却毫不动气，微笑道：“小弟雍秦，乃高社主的拜把兄弟，这样算不算闲人呢？”

符敌身旁的一名大汉狞笑道：“小子找死！”

说话的是高越，动手的却是京兆联同行的另一高手史成山，这矮胖恶汉拔出佩刀，箭步抢前，照头往徐子陵猛劈过去，一出手就是夺命招数，围观的水运业同行全体哗然。徐子陵踏步迎上，在万众惊愕下，效法老爹杜伏威的袖里乾坤，暗藏护臂的一袖往劈来的大刀挥去，“叮”的一声，史成山浑身剧震，大刀荡开，人也被震得退后三步。符敌等人露出骇愕神色时，徐子陵两只护臂从袖内探出，疾攻对方双目。史成山早被他震得血气翻腾，五脏六腑像倒转过来般，慌忙运刀格架，岂知徐子陵真正杀着是下面无声无息飞出的一脚，脚尖点在史成山腹部气海穴处，史成山惨嚎一声，应脚倒飞，跌入符敌阵内，又撞倒另两人，三人变作滚地葫芦，狼狈不堪。符敌等骇然失色，双龙帮的兄弟和围观者则高声喝彩，声震长街。

徐子陵退回高占道旁，从容自若地道：“找死的该是这姓史的，以后他再不能和人动手了。”

符敌双目杀机大盛，狠狠道：“高占道你这是敬酒不喝喝罚酒，可敢与我符敌独斗一场？”

高占道哈哈大笑道：“符老大的言词既矛盾又可笑，你一上场便叫我喝罚酒，哪有敬酒可言？更可笑是你们不讲江湖规矩，摆明以大压小的姿态，道理说不过人即诉诸武力。凭你这种行为，怎能令人心服？”

围观的同行又一阵震耳欲聋的掌音喝彩声，符敌的霸道已激起公愤。

徐子陵戟指符敌身旁正双眼乱转的高越喝道：“高越你给雍某滚出来，看你有什么资格说雍某想找死？”

众人更是喊声震天，为徐子陵打气。

高越气得脸色阵红阵白，偏又心中虚怯。江湖上这种指名道姓的挑战，明知不敌亦退让不得，只好拔出背上长剑，跨步出阵，摆开架势道：“雍秦你最好称称自己的斤两，看在关中敢与我们京兆联为敌的，会有什么好结果？”

徐子陵冷然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关中当家的究竟是姓杨的还是姓李的呢？”

此话一出，整条街近千人都登时鸦雀无声，都在看高越怎么回答。

高越才知道自己说错话，恼羞成怒，喝道：“小子纳命来！”

猛地前冲，长剑洒出三朵剑花，往徐子陵刺去。徐子陵健腕一沉，护臂从袖内闪电击出，“锵”的一声，把对方长剑扫开，下面作势要踢，吓得高越慌忙后退，一副杯弓蛇影的神态，登时惹起震耳哄笑。符敌的脸色非常难看，怎想得到杀出个雍秦来挡横儿，立威变成自取其辱，确是始料不及。

徐子陵瞧着退往丈外的高越，摇头叹息道：“高兄滚得这么远，雍某怎么向你纳命？”

高越气得差点吐血，再要抢前，符敌大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高越早对徐子陵心生忌惮，乐得下台，止步道：“符老大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徐子陵洒然笑道：“说什么话都没有用，既然明知不会有好结果，大家索性扯破脸皮对着来干。符老大不是要单打独斗吗？有種的就以一场分胜负，输的



一方以后滚出长安，不要再在这里混搅。”

围观者爆出彩声附和，气氛热烈，群情汹涌。

符敌背后的头号大将石布持枪抢出，为老大解围喝道：“臭小子！过得我石布这关再说吧。”

一人提刀从围观的人堆中排众而出，大笑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就让我查杰来伺候你这口出狂言的家伙。”原来是查杰回来了。

牛奉义亦不知从哪里钻出，来到徐子陵另一边。

在这区谁人不认识查杰，人人高声为他呐喊助威。符敌一方三十多人反变得势孤力弱，陷入人人喊打的劣局。

只看查杰的气度步法，便知他的功力大有精进。牛奉义在徐子陵身旁激动地道：“两位帮主终于来啦！”

石布和查杰两人相隔十步，互相虎视。接着两人同声暴喝，向对方发动攻势。石布长枪疾朝查杰胸口挑去，极是凶猛，劲道十足。只看这一枪，此人的功夫尤在京兆联的高越和史成山两人之上。

岂知查杰刀随意发，使出徐子陵和寇仲传授的“神龙八击”第一击“气势如虹”，挥刀挑扫，轻轻松松荡开对方长枪，笑道：“石兄千万不可存心相让，否则被小弟误伤就不值得啦！”

众人见查杰刀法这么高明，又是一阵打气喝彩。查杰得势不饶人，趁石布空门大开、羞怒交集的当儿，伏腰欺身，长刀接着施展第二击“直捣黄龙”，长刀角度变化，直取石布小腹，杀得石布往后跌退，失去先机。

符敌一方纷纷退让，腾出空间供两人动手周旋。石布狂喝一声，枪法一转，招招两败俱伤的拼命招数，力图平反。查杰沉着应战，反攻为守。表面看石布似反击成功，但徐子陵等却知石布的气力正飞快消逝，已成强弩之末。果然查杰觑准石布枪势稍竭，闪身撞入对方枪影内，倏又退开，快得众人看也没看清楚，石布已肩头溅血，长枪掉地，踉跄跌退。

查杰还刀入鞘，退到高占道旁，晒道：“符老大若不亲自出手，渭水盟以后也不用在长安混下去啦。”

符敌脸色铁青地瞧着己方人马把石布扶着。高占道微笑道：“接下来这一场由我高占道陪符老大玩玩，不过愿赌服输，谁输了须立刻离开长安，符老大有这胆量吗？”

符敌势成骑虎，喝道：“拿棍来！”

高占道向徐子陵露出一个充满信心的笑意，低声道：“出手啦！”言罢大步踏出。

这海盗出身的汉子仍是当年的模样，长发披肩，满面胡须，背上又挂着两把各长五尺的短缨枪，难得是神态更内敛沉凝，威霸化为充满张力的气势，随便一站，立时把心虚气怯的符敌比下去。经过三年的修炼，高占道已像查杰般，一跃而成能独当一面的高手，难怪能在长安闯出名堂来，更成为京兆联的

眼中钉。

符敌狂喝一声，长棍猛劈，这一棍纯属试探，符敌不敢再轻视对手。高占道踏前半步，双短枪从背后移到前方，仍保留交叉的架势，把长棍格个正着，持枪的一双修长粗壮的手稳定有力，不晃半下，立时惹起此起彼伏的喝彩。

“当——”符敌的长棍被震得弹高，高占道双枪分开，闪电前刺，逼得符敌往后退避，落在被动之势。符敌本想以雷霆万钧全力的一棍，在内力上压倒对方，岂知高占道功力之高，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，立即吃了个哑巴亏。

高占道正要乘势追击，一声大喝传来道：“给本官住手！”

徐子陵愕然瞧去，只见身穿官服的尔文焕领着十多名长林军，冲破围观的如堵人墙，排众而出，一脸煞气，心中暗叫不妙。

沙成功乘机留在风雅阁讨好本为青青婢女的喜儿，寇仲则托词疲倦自行回家，事实上却溜去跃马桥探看形势，明天去工部查看屋宇资料时也好先有个大概印象。他离开北里往西行，算好抵达永安渠东岸，可沿渠南行，不用多走冤枉路。

与青青和喜儿的重逢，令寇仲心中感慨。在他的脑海中，她们从没占过任何的位置，所以连她们的名字都已忘掉。可是今天异地相逢，心中却涌起温馨亲切的感觉。她们代表着未成名前一段苦乐参半的回忆，亦勾起他对往事的追忆。

忽然惊醒过来，定神望去，永安渠对岸处人头攒动，闹哄哄一片，不知发生什么事。寇仲好奇心大起，连忙走过跨渠大桥，往人最多处挤进去。

就在此时，尔文焕官威十足的声音传来道：“当街武斗，有违法纪，有关人等，全部带回，敢抗令者，格杀勿论。”

寇仲跃起一看，首先入目的是徐子陵的蜡黄脸孔，接着是高占道等人，暗叫乖乖不得了，但一时间也想不到化解的办法。

高占道恭敬地向尔文焕道：“大人明察，小人是同兴社的老板，一向奉公守法，经营水运生意，颇得同行抬举，出任这一带水运业的社长。不知如何今天忽有恶人登门，把我铺内所有东西砸烂，还要出手伤人，小人这受害者只因自卫而出手，此事人人目睹，可作见证。”此话刚讲完，围观的人一齐起哄，均指斥以符敌为首的渭水盟一方欺人太甚，横行霸道。

尔文焕见群情汹涌，脸色微变。若闹成民变，传到李渊耳内，又有李世民大做文章，恐怕李建成也罩压不住。不过他在官场打滚多年，什么处事手段不晓得，待群众静下来后，喝道：“是非曲直，本官自会查个一清二楚，严惩犯事的人。你们两方做头头的，须随本官返署解释经过。”

众人又是一阵鼓噪。谁都知道渭水盟和京兆联有太子建成在背后撑腰，高占道这样让他押到官署，等于送羊入虎口，有命回来才怪。高占道脸色一变，

朝徐子陵瞧去，请他指示。徐子陵则心里为难，原则上他是绝不能让高占道这么随尔文焕到官署去，可是如果公然反抗，高占道等还用在长安混吗？遂低声向高占道道：“人证！”

高占道醒悟过来，向尔文焕道：“就算小人和符敌随大人回署，可是各说一套，仍是难辨谁是谁非。大人若要查清楚这件事，何不当场向附近店铺问明经过……”

尔文焕喝责他怒道：“如何查案，须你来教导本官吗？有谁能为你作证，就到官署来吧！人来！”众兵卫同声应命，也颇有威势。

本想挺身作证者立即噤声，谁都知道到官署去不会是好事。符敌一方人人脸露得色，一副看你高占道怎样收场幸灾乐祸的表情。

“且慢！”包括尔文焕在内，众皆愕然。

寇仲扮的莫神医排众而出，笑嘻嘻道：“尔将军你好！幸好小人刚好路过，把整件事看个一清二楚。可免得尔将军浪费精神，就由小人随尔将军返公署作见证好了。”

尔文焕立时头大如斗，他今天能“及时出现”，解去符敌之困，乃预先早作安排，以官威配合帮会实力，务求一举弄垮同兴社。岂知横里竟杀出个神医莫一心，登时令他的如意算盘难以打响。寇仲可非任他欺压的平民，而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红人，他可直接去见李渊，还会得到李渊的好感和信任。

尔文焕忙换过另一张脸孔，恭敬道：“原来是莫神医驾到，这等小事，怎须劳烦莫神医？”

高占道、牛奉义和查杰仍未能认出这仗义勇为的人是寇仲，一来因多年未见，更因此刻的寇仲无论声音、姿态都活脱脱是另一个人。

徐子陵心中叫妙，自抵长安后，寇仲要见他们总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，可是经此一事，寇仲将可公然和他们建立“关系”，旁人只会认为他们是因此事而结成朋友的。

寇仲亲热地挨到尔文焕旁，笑道：“维护法纪不但是尔将军的责任，也是每个人的责任，如此正义才可伸张。小人决定为此事作证，这群为非作歹的人可恶得太过分啦！”

尔文焕差点捧头叫痛。这类牵涉到城内治安的事件，根本在他长林军职权范围之外，他原本的打算就是把高占道押回长林军总部，关他十天半月，待大局已定才放他出来，可是寇仲这么一插手，势须把高占道送到城卫所，一切依规矩秉公办理。有寇仲这神医作证人，谁敢不给面子凭着证供来处理？若罪证成立，符敌被送往刑部，那时李建成也偏袒不了。

不过他也是满肚子坏水，两眼一转笑道：“既有莫神医指证，末将还有什么怀疑的呢？更不用劳烦神医来回奔波，若累坏先生，末将怎么向皇上和太子殿下交代？来人，只给我把符敌等人押回衙署。”欢声雷动中，符敌等垂头丧气地随尔文焕离开。